



耳溪集
五

序記

~ 16
2330
5

共二十二



和 16
統 2380
卷 2/5

耳溪集卷十日

序

中興嘉謨序

賈子粹言序

六書經緯序

四部選要序

經世正韻圖說序

海東名將傳序

尹忠憲公焜實紀序

趙氏十三忠錄序



湖南節義錄序

晉陽四世忠義合編序

文華進學編序

筆跡類彙序

風謠續選序

慶壽宴稷帖序

麻疹彙成序

守拙齋家訓序

花溪集序

旅菴集序

春菴集序

活山集序

修山集序

芝溪集序

帶方世稿序

完山崔氏族譜重刊序

月潭崔公混年譜序

耳溪集卷十

序

中興嘉謨序

士者國之元氣賢邪之進退而國家之興替繫焉故
 聖人於易之泰否二卦極言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詎
 不重歟余於己卯士類進退之際尤有感焉洪惟我
 朝承麗季崇佛右武之餘一變以文教郁郁乎盛矣
 累世漸摩至于 靖陵中興而士類蔚興明良相得
 立政敷教一以三代為準可謂千載一遇之嘉會也
 當是時靜冲諸賢得君其專言行計用教化之行如



草偃而郵傳聖人所稱期月三年之效未爲過也但恨諸君子求治太急作事太銳格君則少納約之義用人則無容物之量激成萋斐之讒終至一敗而塗地百世之下令人太息而流涕然愚獨謂觀乎已卯始末而知中廟之盛德度越前代而我國靈長之運可垂千億也何者自古人國之亂亡皆由於小人之戕害君子漢之恭顯唐之杞載宋之惇卞網打善類國隨而不振終至于亡往事班班可徵惟我東已卯之禍亦孔之慳矣而國運不至或替者厥有以也當 中廟之斥諸賢也非謂其凶國之小人也直以

左腹之讒至危極巧足以動人主之聽故不得已斥之而及其聲罪則不過曰詭激也紛更也故不十年而悔端已萌士類踵起伸卞之說漸進而褒贈之典旋舉道學一脉終始不絕流風餘韻久而愈著遂啓明宣休明之治一時舉措之失不害爲日月之更而國家元氣未嘗折傷至于今二百年士大夫崇道學而重名節賴以維持鞏固者專由於已卯士類之功豈不偉哉世所傳已卯錄畧敘諸賢言行與被禍大畧而猶未詳該至若立朝贊化嘉謨美政未有記載後人無得以考焉歲壬寅良浩猥忝館職叅修 中

廟寶鑑得閱秘史始見當時君臣遭逢之盛啓告設
施之美宛然有典謨氣像庶幾純王之治惜乎中途
摧敗未及底乎成也其大經大節旣已謹載寶鑑而
至若敷奏之嘉言宣布之良猷未能悉錄故斷自乙
亥靜菴進用之日備著朝廷政教之美諸賢贊襄之
盛哀輯成書名之曰中興嘉謨末附已卯禍變之起
晚年伸復之議別爲下編以見士類進退之本末焉
或曰已卯之禍不當並錄於中興之謨余曰不然此
羣奸之罪非 中廟本意而終示悔悟之志遂開伸
白之路則尤可見 聖人轉環之量顧何損於盛德

哉此吾所以并載其始末者將以見治道之榮朽專
係於士類之進退而國運之常隆而不替者實由於
中廟倚任士類之功也云

賈子粹言序

三代以下西漢之文最高後世莫能及焉西漢之文
惟賈太傅最高而醇爲諸子之冠蓋其經術本於周
禮論治切於時務文章出入左國辭賦伯仲屈宋况
其天才超邁志操簡亢未嘗退讓於人主之前其肯
俯仰於絳灌之曹乎其不容於當世宜也觀其治安
策之言全是純王之道其曰教太子正名分敦禮俗

獎廉節制侯國嚴華夷無一不出於正其曰一寸之
土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所謂公
天下而不與焉孟子以後無言乎及此試言其文辭
則過秦論之筆力雄放似李斯鵬賦之意匠奇奧類
莊周相如以下不足數也惟董江都號稱醇儒而正
誼明道一言之外拘牽文義傳會災異無濟於實用
而求其才學俱優體用兼備者惟賈子一人而已儘
乎命世之通儒王佐之奇才也及至梁王之墜馬憂
傷致死後人譏其量狹而此可見其忠愛之篤出於
至誠真是君子其人也太史公乃稱賈誼明申韓未

知何所據而可謂淺之爲知人矣善乎劉向氏之言
曰賈生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
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逮于孝景懲七
國之難始思誼言分割諸侯孝武改正朔征四夷誼
策畧施行矣惜乎天不假年遭遇明主而未能大展
其所學比皇漢於三古也及至後世大儒如揚雄者
論詞賦抑置相如之下韓愈則歷數漢代名儒舉馬
揚諸人而不及於誼賈子於是又不遇矣惟朱夫子
選楚辭盛稱其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而奇偉卓
絕非相如輩所彷彿千載之後公論始定余乃尊異

其書曰賈子粹言推以爲漢儒之首至若世所傳新書繁而寡要散而無章未必皆出於賈子故刪而節之以附篇末然後賈子之書粹然歸于正而無遺憾矣百世之下尚以余爲知音也

六書經緯序

混元判而萬有形聖人者作仰觀而俯眊穹然而覆我者謂之天塊然而載我者謂之地而又近取諸身遠求諸物凡厥有形之族有事之倫皆從以名之旣名矣始結繩而記之繩之不足乃狀之於文此文字之所由興也夫萬有之衆皆父天而母地萬事之繁

皆順吉而逆凶是以聖人觀象而晰理卽物而垂教庖犧氏之畫卦倉頡氏之造書凡所以贊天地之化牖生民之道成天下之亶亶者也然卦者立象以示意而已書者纂辭以明道非書則卦與象隱矣故天地設位而六書八卦并行于其中大哉書也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所謂小學也六書明而道在是矣倉頡氏歿神聖繼創質文相承至周而大備逮于戰國元氣鑿矣人事荒矣渾噩簡奧之文不足以盡物變而適時用於是乎秦斯易大篆爲小篆程邈翻小篆爲隸書及漢而又轉爲楷字體屢變而六書之義

不傳世之爲字學者惟從諧聲焉求之故盈天下者大抵三韻四聲之譜而已獨說文一書專解字義而舉母遺子畧而不備古聖人制作之精義奧旨猶不可見矣余嘗恨之往歲謫官北塞閉門窮居不與外物接專精默思若有悟焉乃取今文恒用者千有七百餘字形也意也事也聲也各因其象而釋其義焉點畫戈趨俱有指歸轉注假借錯出互見觸類旁通可以盡天下之文矣分彙則本之易繫大傳立言則倣乎爾雅釋名要之辭約而意明使夫愚夫愚婦皆可與知命之曰六書經緯經緯者自然之文也然生

於數千載之後上求古聖人之用心邈矣遂哉其敢曰不悖云乎後數年西遊中國博求六書之學得所謂精蘊者卽皇明太常魏校所撰也字凡千有餘上瀦鍾鼎之蹟下究篆隸之變自謂得古人心法庶幾乎六書之遺也然是書專主古篆今人多不可通居今之世乃欲盡廢今文可乎不可也試取余書證之其不合古者廬十之一二稍加是正焉其有因今文而自成一義有裨世教者并存之亦以見斯與邈損益之意也或曰文之變極矣曷不盡反諸古歟余曰文之變卽時之變也時者天之所爲也宮室黼黻之

不可爲巢居皮衣也久矣獨文字乎哉易傳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不變者道也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旣形矣理從之寓奚今與古之辨哉吾以卽象以明理而已

四部選要序

白室居士柳稚敬聚天下古今之書分而四之家取二三人取一二名曰四部選要求序於余閱未半茫然自失曰富矣哉萬物之理百代之變盡在是矣客曰雖然道有偏正學有大小言有醇雜徒博而不知其要吾見其勞而不軌於用也余應之曰子之言似

矣猶未知夫人之用心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光而爲日月崇而爲山嶽深而爲河海奮之爲風雷雨雪散之爲鳥獸草木魚鼈蟲豸皆得天地之氣生化不窮而分羣異類莫能相似也今夫文者所以形造化而盡物變者也伏羲之畫卦大禹之演書文王之象孔子之翼未嘗相襲也書以載事詩以道志春秋以明法未嘗相混也以至楚人之騷漢人之賦莊列之放言管商之刑名孫吳之奇正賈太傅之論治司馬氏之記實各以其學形之於文下逮六朝唐宋以降凡操管以纂辭者道不能無偏正辭不能無長短

要之皆乘一代之運傳古人之學者也至若異教荒
詭之辭方技機巧之諧海外唵哇之音雖無足有補
於世教而亦可以備百工之藝徵四方之俗矣是皆
天地之化無物不有而萬品之生不可闕一推往以
知來以至於無窮亦猶是也夫鸞鳳之鏘鏘鸚雀之
啾啾清濁遠矣而其得天機一也麒麟之不殺豺狼
之好噬仁暴懸矣而其率天賦均也九葉之蓼千歲
之苓可以養生而治病則有時不如烏頭者物性各
異而用有利不利也鼠肝成璞蛇尿化金馬通可以
煎砂蟾酥可以切玉氣有相制而賤無棄物也由是

觀之學術之偏正文章之長短皆不可存此而廢彼
也稚敬之用心可謂勤矣求道者於經稽古者於史
慕諸子志文章者各就其性之相近才之可幾則皆
可師也皆可致用也奚其爲不軌云乎孔子曰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博然後可以言約約則存乎其人矣
客曰善哉言稚敬乎知所勉夫

經世正韻圖說序

天地之間有萬其籟而惟人聲最得其中和蓋天之
聲雷也地之聲風也而無有五音以節之不能諧於
律呂若人聲則有牙舌唇齒喉五聲合於角徵宮商

羽五音故可以盡天地萬有之籟而聲者無形假文以宣斯有象形諧聲六書之譜協之律呂被之管絃然文字始出於中國故不能盡通於外國外國之人必假方言譯而解之惟我東國最近中華與漢音不甚迂隔而有國以來未有方言之翻釋者字音猶不能詳况律呂乎哉何幸運啓賓日聖人有作我世宗莊憲大王睿智天縱開物成務於是剏制訓民正音二十八字以應列宿之數而字形則觀奎璧圓曲之象點畫則倣小篆分隸之體明白簡易使童子婦人可以與知引而伸之足以盡天下之文通四方之

音猗歟盛哉 大聖人作爲可與太皞畫卦史皇制字同其功矣從此通華音協雅樂東方文獻之盛並軼於中華而有臣若文貞公崔錫鼎發揮奧理敷演成書聲則分初中終韻則分平上去入音則分開發收閉類以配四象八卦之數推以合皇極經世之書優優大哉輔相叅贊之功可幾於左氏之素臣矣然竊按其正韻圖說支分縷析雖極其變而獨未及於觀象制字之意無乃鄭重而未敢質言歟臣不揆僭妄謹就初聲十七字取牙舌唇齒喉五音而因方圓曲直之畫配開合全半之形以應六書象形之例敢

附諸 御製首章之下於以見聲音之理出於天而不假於人爲也 聖人開物牖民之業精義入神之妙粲然昭著而無復餘蘊非至聖其孰能形諸筆端而窮萬籟之變哉易曰仰觀于天近取諸身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斯之謂歟

附訓民正音初聲象形圖

- ㄱ 君初聲牙音象牙形
- ㅋ 快初聲牙音重聲
- ㆁ 業初聲喉牙間音象喉扇形
- ㄴ 那初聲舌音象舌形

ㄷ 斗初聲舌音象掉舌形

ㅌ 吞初聲舌音重聲

ㅍ 訥初聲唇音象半開口形

ㅂ 漂初聲唇音象開口形

ㅁ 彌初聲唇音象口形

ㅅ 戍初聲齒音象齒形

ㅆ 卽初聲齒舌間音象齒齧形

ㅈ 侵初聲喉舌間音

ㅊ 欲初聲淺喉音象喉形

ㅇ 挹初聲喉齒間音象喉齶形

古虛初聲深喉音

己閤初聲半舌音象卷舌形

△穰初聲半齒音象半啓齒形

海東名將傳序

天下之大法二文與武而已春秋傳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易之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繼之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二者並行而不可偏廢也三代之盛皆用此道所以長治久安後世莫及焉逮夫漢唐以下未聞捨二者而爲國者惟我東方疆域荒遠人才寡陋不能比侔中夏幸賴殷師之遺教得免

左衽之俗而三韓之際人文未闢羅麗以後始能經邦制治而大抵以干戈立國以殺伐爲長技故摧堅禦侮出奇應變者代不乏人如新羅之金角干句麗之乙支公手戡大難功蓋三韓雖古名將無以過之以至王氏五百年之間契丹蒙古紅巾漆齒之類破城屠邑魚肉生民殆無虛歲而必有扞艱敵愾之才出而應之有若姜太師金上洛諸人尤其傑然者兵力未嘗少屈疆土以之不蹙故天下憚之號稱強國洎我本朝封域猶古人民不加少而兵力戰功遠不及於勝國一遭壬辰之難八路瓦解苟不藉皇朝之

力則將不能爲國矣至於丙子之縕則鐵騎長驅如
升虛邑奔走喘汗乞命於數旬之間此其故何哉職
由於文治勝而武力不競浸浸然委靡脆弱莫之振
矣及至喪亂旣平恬然若無事寧不哀痛余爲是懼
乃聚東方名將上自羅麗下及本國以立列傳將以
援古而警今焉使夫國中士大夫咸知文武本無二
致而安危注意互相輕重也竊觀我朝名將如李忠
武權元帥郭紅衣數公其魁才雋功無遜於羅麗則
不可謂國無人矣特儲養無素臨亂托重幸而成功
耳非所謂折衝千里之外壯國勢而威遠人也噫本

朝人物之興可謂蔚然盛矣道學也文章也節義也
上埒於唐宋非外國之所敢擬則斯可以有辭於天
下矣後之秉史筆者庶無愧色而獨於干城之才則
反不逮於三分之時豈山川之生化不古若也無乃
天之養成厚於此而嗇於彼歟惟幸西南講好鷄狗
不警式至數百年享升平之樂此實 祖宗之積德
國家之洪福也雖然謀國遠猷不可恃此而爲安也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深哉聖人之訓也讀此
書者尙可以知余意也

尹忠憲公烜實紀序

人臣之臨難致命固職分之常也而孔子許以殺身成仁孟子稱以舍生取義者蓋以得天命之正理植萬世之大綱也然其識足以燭於未然其言足以救其將危而力有不及終以身殉之則君子尤悲其志而惜其死也余於忠憲尹公之死江都爲之掩卷而於邑也噫丙子之事尚忍言哉當時殉國諸賢節義焯然皆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獨忠憲當北使之起釁也言于人曰我旣絕和朝野洵洵而廊廟恬然會無畫一籌爲備禦之謨其先事之憂如此及夫廟社之入江都也上書宰相痛斥金慶徵李敏求玩寇

弛備之罪請急令進駐津口耀兵整械內鞏分都之守外援南漢之危而言終不用以致北兵飛渡一島瓦解大臣從臣相率入於烈火之中志士勇夫駢肩死於鋒刃之下雖食誤國者之肉何補於事嗚呼誠使公言見用於絕和之初則豈有倉卒奔播之舉見用於保守天塹之時則奚至蹈躡芟夷之禍乎如公可謂生而盡扶顛之忠死而明報國之心非存於中者有素養何以及此蓋聞公少從牛溪沙溪兩君子遊又與仲兄八松公並立臺端風裁自持沉抑而不悔則可見其學有所本而非一朝慷慨捐生者比也

公歿後既贈其官又立祠焉崇報之道靡有餘憾而今公耳孫咸陽宰光碩甫哀公死事始末及遺文狀誌將刻木而傳後徵辭於不佞噫是編之成可以勸百世爲人臣者非直爲一家之文獻也良浩平日慕公之義願爲之執鞭而猶未詳當時深識鯁論若是其偉也故獨於此發揮而表揚之使後之覽者知公之言議實關國家之存亡而不亶致命之大節而已

趙氏十三忠錄序

忠者人臣之大節聖人謂之成仁一國而得一人難矣况一家乎一家而得一人難矣况十餘人乎余於

咸安之趙不覺悚然而驚咨嗟而永嘆也謹按其家傳漁溪先生諱旅以太學生當 莊陵內禪揖諸生歸隱于洛東江上伯夷山下終身不復出時人比之金悅卿庶乎求仁而得仁者也其後子孫世篤忠義四世孫曰鵬以訓練僉正當壬辰之難奮義討賊矢盡力竭罵賊而死曰垣賊掘父墓負柩游江水權葬誓復讐從紅衣將軍郭再祐守火旺山城斬獲甚多體察使李公元翼聞于朝除訓練判官賜原從勲其弟曰邶與兄同守山城力戰却敵五世孫曰宗道丁酉難爲咸陽郡守既遞不去率邑子弟固守城陷與

妻同死曰信道以溫陽郡守扈從覘賊遇賊戰死曰
敏道從巡邊使李鎰戰死於尚州曰俊男賊發其祖
墓冒白刃入賊中掘土掩屍賊脅降之不屈拔所佩
刀自刎死曰凝道爲固城縣令賊猝至力戰死曰益
道甲子在途适幕下适忌之出使于外在途聞适舉
兵馳詣行在 上命送張元帥陣先登擊賊适敗錄
勲曰善道甲午年甫十五聞天兵南下請于母携一
壺酒詣天將陣曰兒嘗讀書聞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敢以獻足下天將大奇之曰好箇忠孝兒及甲子亂
從節度使赴鞍峴陣策勲曰亨道丙子亂年踰七十

矣以前郡守獨身勤王至忠州聞和議成北望痛哭
徑還故山疽發背死六世孫曰繼先丁卯居義州府
尹李莞幕下虜夜襲城陷力竭死之漁溪之後凡六
世死敵者七人從軍而却敵者四人勤王而病死者
一人生死雖異而其忠於國一也嗚呼盛矣古未聞
也斯可見國朝培養節義之化偏萃於一門可以書
之簡策永詔後世余職是太史謹敘官職名字事蹟
以備國乘之考

湖南節義錄序

聖人稱人臣之大節曰見危授命曰殺身成仁遭危

難之世至於捨生而捐軀則臣道畢矣是之謂節義然自古有國之臣其能以節義稱者代不過屈指數何其難哉惟我國家不幸中世多難粵自壬辰至于丙子四經大亂一則烏夷之傾國也一則叛將之稱兵也一則降虜之報怨也一則西隣之潛師也大而八年干戈生民魚肉急則三日薄城宗社幾覆猛將勁卒橫尸原野忠臣義士投身烈炎有嬰城而摧陷者有肉膊而爭死者有募衆而勤王者有抗義而殉身者往往全師俱沒闔門受戮天日爲之變色山川爲之流血當時國勢可謂岌岌殆哉而終至廟

祏光奠金甌無缺者實由祖宗積德涵濡基命宥密確然有不拔之勢而抑有賴於培士氣而結人心如子弟之衛父兄効死勿去也豈不偉哉八路之中倡義赴難者惟湖南最盛鏖賊成功者亦多在於湖南豈其山川雄秀風俗豪俊尙氣義重名節而然歟朝廷之褒獎激勵旣無遺憾至今照耀耳目輝映簡策而本道人士猶以歲月浸遠聲光漸微思以裒成一部勒諸劄牘永傳于後上以揚國朝作成之懿下以彰士大夫世德遺烈而兼附斥和守正之臣秉義自靖之士與夫乙卯禦倭丁巳防胡戊午徵兵戊申

勘亂之時立懂樹績之人并以類見總九百餘人何其盛也良浩少也嘗再受命如湖南徧觀山川之麗文獻之懿名賢節行碑表記傳近多撰述揚厲而况吾同宗之居道內者多有傑然樹立名編是錄並將流芳而垂後吾亦與有榮焉凡此諸賢之後各自努力仰述先美砥礪名行居則講忠君之誼出則思衛國之誠毋負我 列聖朝深仁厚澤則豈不爲一路之光而永有聞於來世乎

晉陽四世忠義合編序

盡心事君之謂忠忘身殉國之謂義斯乃人臣之大節而國家所以維持而久長者實有賴焉至於小國之事天朝其義亦猶是也故孔子之作春秋式嚴且謹焉若我東國之於皇明有揀菑興滅之恩君臣而父子也肆我 聖上御極首明斯義每歲壇享躬秉圭瓚 三皇諱辰上香遙拜顧瞻拱北之門以寓風泉之感凡厥朝臣之爲明朝盡節者尤惓惓致重焉旣褒贈之又錄其後受命宰臣李義駿與文臣成大中纂輯尊周錄遑在丙丁之際甲申之後節行言論有關於大義者無幽不發無細不舉炳朗如星斗崑峩如嵩華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我東士大夫名登

是錄者莫不尊且榮焉乃有一家四世以忠直樹基節義傳緒得諡而立傳者八人晉陽之柳是已何其盛也始貞敏公正色立朝斥邪衛正張士氣而扶國脉傑然爲名臣後承昌大世出偉人有若忠景公當壬辰之寇涅背效死與李忠武同心僇力而讓勲不居若忠壯公值丙子之難提孤軍破強敵及至和成強應徵兵去鏃與丸暴義聲於華夷若翊衛公當丁巳凶論之興抗疏扶倫而癸亥舉義之日守經不與及至丁丑之後痛陳復雪之義人比之胡銓封事若晉陽公不就弘立之辟乃赴玉城之幕先登鞍峴協

成奇功而力辭元勲匹美於南宜春若武愍公與李貞翼同受心膂之托將兵二十年不免於枉死猶以不能埋骨燕山爲恨不十年而昭雪若忠毅公遭寧陵鐵杖木馬之辰因宋文正承受密勿之旨亦涅其背克紹乃祖之志嘗慕岳武穆武臣不愛死之義此七公者皆官顯名彰赫赫照人耳目而若統制公星彩之與聞大義經歷公星河之已已秉執附見于狀傳亦克趾前烈者也至於義士智傑者以忠景側室之子年未勝冠勇赴深河之役抗志不屈死於白旗之下其忠膽義氣殆過乎古之汪疇可謂烈丈夫

耳溪集 卷一
奇男子也今 聖上特推義起之禮爲立之嗣贈官而旌閭此蓋 聖朝數百年培植之化偏萃於一門而抑由貞敏公種德詒後之功實爲邦家之光豈直柳氏之榮哉故其後孫彌遠而益蕃文武蟬聯後先蕃昌蔚然爲名閥華族斯可見天之報善未艾也於是諸孫相與謀曰我先祖之烈之義丕彰於今日無遺憾焉曷可不對揚洪恩而傳示久遠乎乃裒聚狀傳編成一表名以四世忠義編方將劄劄事聞於上特命內閣鑄字所印賜誠曠異之典也貞敏後孫協基憲周鎮恒以良浩備官太史求一言冠其首不

佞嘗撰貞敏易名之狀雅慕其世德遂不辭而敘之且告于柳氏曰人臣之志節莫大於忠義而君上之褒獎莫重於節惠惟爾柳氏以忠義得諡者至於五公之多而發於絲綸耀諸簡策 聖主所以勵臣節而垂世教噫其至矣凡爲其子孫者曷不銘鏤肝肺如涅在背世篤忠貞赤心報國兢兢乎勿墜則無愧爲名祖之後而與國同休矣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濟其美之謂也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垂裕後昆之謂也柳氏乎曷不勉旃

文華進學編序

耳溪集 卷一
天降時雨大化流行草木待之而甲坼蟲鳥於是乎
飛躍君子以比聖人作人之妙惟我 聖上乘文明
之運任君師之責仰繼 列祖之志首建奎章之閣
選一代之才俊而儲養焉日有課月有試以歲計而
品其高下十數年之間文風蔚然而振斐然而章蓋
自東方有國以來莫盛於斯矣吾宗弟仁浩義浩兄
弟次第登高科膺妙選操觚吮墨研精角藝譬如南
山之毛遇霧而成斑丹穴之羽應律而和聲炳炳兮
其文鏘鏘兮其音袞袞輝映華錫聯翩首尾塵五載
變級超階銀其鞞而玉其珥當時諸彥未之或先比

之江左之機雲可謂鳴國家之盛而耀門戶之光也
今義也聯次前後篇章敬載 御批暨賞賚以識遭
逢之榮成就之恩手自淨寫編成三弓求余一言以
冠其顛開卷而視爛然如百花之肆羣玉之林嗅之
而有香擲之而有聲甚可珍也然 聖主所以培養
而作成之者豈直在於詞藻而已士大夫所以贊皇
猷而賁文教者抑有大於此者子其勉乎哉

筆跡類彙序

楊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君子小人見矣故賢
者未必皆善書而善書者率多文雅豪俊之士蓋其

精神寓於點畫氣象見於結構不可揜也至若片簡尺牘乃是尋常揮灑而其發於天機者尤不容矯飾善觀書者喜於簡牘焉驗之不獨其人之邪正賢愚抑貴賤壽夭亦可覘也故古之書法自淳化帖以下大抵多聚歷代名人簡牘焉我東則素不嫻模刻書帖而好事者往往集古人手牘作為書厨之珍惟其聚之也務博擇之也不精觀者病焉趙學士寬甫志古而嗜書蒐羅東方名人手跡上下數百年之間儒賢才士達官高人無不備載而各立部家羣分類聚翰墨之林儼有史法覽人物之盛衰感世級之升降

其用心可謂勤且精矣使後之覽者指點而論之曰某道學可尊也某勲業可傳也文章信美矣名節誠偉矣又曰彼官尊祿厚位不稱德者耶抑無毀無譽處於清濁之間者耶惟其自擇而取捨焉爾

風謠續選序

風者東南之和氣也其行地上於易為觀其鼓萬物於人為詩故古之聖王欲觀民風必於詩焉觀之以唐堯之聖微服而聽於民康衢擊壤之歌是已逮于成周遂有陳詩觀風之法三百篇之國風是已蓋列國之風皆出於村謳巷謠敘其情志發於天機於以

見四方之俗審治亂之本孔子曰詩可以觀此之謂也降至後世詩體屢變人工勝而天機淺失其自然之真然風俗之異同治道之升降有不可揜者惟我國地近搏桑星分箕尾最占文明之區而封域荒遠未脫吮哇之音暨我朝大闡文治一洗前代之陋名儒才士彬彬焉揚聲振彩可以並驅中原故委巷繩樞之中從事翰墨謳吟山水以鳴太平之盛者亦蔚然而興譬如震雷發聲百蟄齊振陽春布澤萬卉爭榮雖有高下之殊響濃淡之異色其得天機一也秦箏趙瑟可以辨方俗瓦缶土鼓足以備廣樂君子於

是乎觀焉故國朝盛際主文柄者採而輯之名之曰昭代風謠傳于世者歲甲且一周矣况今 聖人在上鼓舞振作萬品熙熙如風動而物茁無遠不暢無幽不揚鏘鏘乎和鳴洋洋乎盈耳者於斯爲盛當世詞林又採而輯之續成三弓代級雖降而人才猶接踵焉崑邱之片石可以綴容佩桂林之散材猶足飾華屋信乎天機之未嘗間斷而王化之愈久彌彰也余觀其音調清婉文藻華雅可驗東方之氣獨得溫柔敦厚之風正如江沱游女皆能解比興洙泗童子無不通章句此豈聲音之所襲取哉知風之自猗歟

遠乎繼此以往將至於無窮矣以余舊官太史來求
弁首之辭遂三嘆而敘之庸備東韓四始之列云爾

慶壽宴稷帖序

昔我 昭敬大王三十六年癸卯前叅議李公蘧母
夫人蔡氏壽滿百歲 上聞而異之進蘧爵一級封
蔡氏爲貞夫人是秋李公拜京畿觀察使設宴上壽
公卿畢集於是韓公浚謙唱于衆曰凡我卿大夫有
老母者欲孝其親豈後於李大夫乎願以蔡夫人之
壽祝吾親而同其慶何如當時搢紳之奉壽母者凡
十三家僉曰善哉吾先祖慕堂先生亦與焉乃以乙

巳夏四月大合宴于城南之第八路助其需 上錫
樂舞以侈之諸夫人會坐一堂諸子若孫以次致詞
獻觴秩秩如也融融如也乘輅車者九人冠笏而執
事者十六人盛矣哉太史旣書諸策善畫者又繪其
形當世鉅匠如白軒李公眉叟許公並述其事以張
之諸家各藏一本今易六七世幾二百年而中經兵
火散佚壞破存者無幾李公後孫昉彬慨然遍搜於
故家得一二槧本描寫成帖又求歌詩於諸家後孫
以壽其傳屬良浩敘其後義不敢辭謹識其大畧以
歸之嗚呼斯可見中興盛際元氣鴻龐而我 聖上

耳溪集 卷十
錫類降福陶一世於仁壽之域當時士大夫無不孝於親睦於朋友風流敦厚共成太平之榮觀使後世感發而興起焉豈獨吾與子之所得私也至若諸夫人氏族年甲諸大夫名字官秩與夫禮儀之美聲容之盛二公之序詳焉今不復載

麻疹彙成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惟人之生也六氣伐其外七情戕其內不能無害生者則聖人有作乃有醫藥以濟之於是乎神農氏嘗百草軒轅氏作素問自是以降名醫代出以救世而傳其法然天地之生久矣人之受

病有萬其種不止四百有四則不可只按前人已驗之方治之也至若麻疹者與痘同族而異名卽上古所未有者故其治方未本於古之神醫而惟視形症與運氣世之以醫名世者先觀其形症爰有不治難治易治之目所謂不治者蓋以斑粒之多寡毒氣之深淺卞之然人之生質有堅脆時之運氣有制克寧有得病之初已判治不治之理哉余則謂是病也不幸而不出於軒皇之時春秋之前未經岐伯越人之手故論症投劑終未得不易之妙詮也李君元豐以善治小兒名於世嘗恨麻疹之方古無全書無以按

法而治症遂博證古醫提挈要旨參之以近世已驗之方裒輯成書名之曰麻疹彙成先論運氣次及形症列凡分日瞭然如掌使世之看病者不眩於執症而辨其難易治有條貫大有功於普濟衆生之術其用心誠勤矣嘗聞宋嘉定間太醫院纂小兒衛生論二十卷必有痘疹方與此書暗合者君其求而證之

守拙齋家訓序

道寓乎日用而學先乎卑近故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庸者日用平常之謂也余嘗病世之學者厭卑近而騫高遠終無以入

道今見守拙齋姜公所述家訓知公之爲學知所先矣其曰八當者論起居言動之常其曰八必者論持身接物之方兢兢乎日用之間而纖微周悉可以攝心而制欲矣公之胤進士公又敷演而發揮之皆可爲後學模式及見公自述守拙齋記尤見自得於中而無慕於外信乎古所稱隱居求志之君子也又見進士公所著慈孝錄有以見傳家實行之篤而淵源之有所自矣嗚呼懿哉公之五世孫承旨爲青松宰衷成一裘將入梓而廣其傳徵余一言余觀是編也不出乎日用平常之間而得切問近思之義爲子弟

耳溪集 卷一
者誦而守之不失爲謹飭之士推而進之則治心求道之方亦不外是斯可與顏呂家訓相表裏奚直爲姜氏一家之令範也哉承旨名游余友也孝友而有文識能守其祖訓而大其家聲余於是樂爲之敘

花溪集序

余於庚辰秋尹東都首訪邑中賢士聞有花溪柳處士宜健白首窮經歿已月餘日矣余爲之惜焉恨公歸之遽而嘆吾行之晚也因與其女婿南進士龍萬交善得詳公本末蓋深於易者平日常言其生年與鄭康成同丁卯康成年七十四終於庚辰吾之賦命

得無似乎及至庚辰歲作詩曰高密先生欲化去庚辰六月炎威燦花溪處士同一命井上梧桐秋葉落是秋公果歿歿之日家人治喪具發筆硯硯函自破中有書曰庚辰七月物與人亡乃公手筆也觀者莫不驚異其精於數如此及余西還公外孫南君景羲登科至京師賣來花溪集畧二卷以示余卽柳公遺稿也詩則閒澹而不事彫飾文則辯博而各有理趣足見其胷中所蘊而至若易說諸篇剖析之精發揮之奧往往有獨見自得之妙甚可敬也余於晚年用功於易顧無所發悱而辨惑今於公卦變疑先後天

二說竊有所默契者於是乎益恨當日未及相見而直爲此曠世之感也遂序其首而歸之

旅菴集序

曷之謂文理寓象也圖書出而天地之象形書契作而人之文肇文生於象理顯於文故孔門教人文居其先爰有文學之科然其所謂文皆合理與道而名之也下至春秋異端始起九流並鶩而各以其學文焉未嘗爲無實之空言也洎夫楚之辭漢之賦興而夸大靡曼不根於理文與道遂二然中國之人各師其師各學其學學有偏粹辭有巧拙而皆能自立門

戶焉惟我東壤地褊而見聞寡世之學者直取古人之糟粕皮膚而影像焉罕有能自得而成家者譬如人之衣食也丐粟於塲販繒於市以禦饑寒而已未能自種而自織窺其廩枵然空耳故其爲文無本無本則竭矣惟旅菴申公以雄才博識加之以探賾鉤深之功遠而甘石之經章亥之誌近而州鳩之譜司馬之法無不措其扃而抉其奧旁羅百氏而折衷於吾道其發之言也汪汪乎不窮鑿鑿乎有徵其形於文也不襲前人之口而自出吾肺腑不拘轡於繩尺而自中窾會卓然成一家之言可謂絕類之宏才希

世之通儒也良浩少日掌試湖南公以南士居高第
宦王京遂與定交焉叩其中矐然乎不可跂也每與
談古今析名理窮日夜不輟聚散升沉殆三十年而
終始如一信乎古所稱知音之交也公老而南歸旣
歿公之女婿李君永甲持遺藁來徵序覽其全卷可
傳者十七八至若素沙問答東音解疆界志諸篇蓋
天下奇文而前人所未道也後世必有知者矣噫余
於是竊有所大恨焉公常語余曰吾輩生於海隅日
不見中華之大讀古人書皆紙上懸揣耳吾與子倘
有奉使西遊者庶驗平日之所講乎公歿之明年余

始赴燕覽其山河之大風俗之變古今之因革多有
犁然而合豁然而悟者而公乎不可作矣將誰言而
誰聽之耶嗚呼悽矣

春菴集序

湖之南多名山大澤瑰奇俊異之士往往出焉余於
少時得見蘇處士續赤壁賦蓋壬戌之秋處士泛舟
遊於同福之赤壁擬古而作也其文汪洋豪肆有子
瞻之風膾炙人口余爲之擊節諷誦恨未得見其人
也處士歿三十餘年其從子叔行齋公言行及所著
詩文來求墓石之刻且請弁卷之辭余旣述其銘又

讀其稿公天才特異甫學語開口成章詩則發於天機疎宕而不靡於俗溫雅而自中於軌文則流出胷中浩浩不竭譬如太湖之水風定浪平萬象俱形淇園之竹烟收雨斂千竿自茁不待組織之工而文采爛然可見性情之正才格之高本源之深也至若論學諸書一循於洛閩門路直見道之大原惜乎其經說放失無傳不得窺其造詣之精微也然余嘗考其言行觀其出處操履之純篤粹然是繩墨中人氣像之豪邁超然似隱逸者倫後之秉史筆者未知置公於何科也奚獨文章乎哉

活山集序

鷄林徐羅氏故都也混一三韓享國千年其山川之雄秀靈華之亭毒爲東方之宗故名臣鉅儒蔚然輩出近世以來浸浸然不振論者慨焉歲庚辰余尹東都竊有志於興學造士聞有進士南鵬路爲一邑之望嶺以左皆傾於是以前禮聘之延置學宮爲多士師課之以文藝講之以經術期年而斐然有成材矣學者乃就明活山之下德谿之上構書堂羣聚而肄業焉余乃題其扁而贈以序及余還朝鵬路亦膺道薦以寢郎徵不就彈琴著書以終老每有詩文得意者

輒千里投示余余亦如之其相與之深如此君之中子景羲少年登高科來京師訪余未幾鵬路歿余寄詩以哀之羲既除服賣來活山遺稿四卷求余言余讀之盡褻渾渾乎不竭鏘鏘乎有響質而不隣於俗深而不傷於巧學博而氣厚非季世之音也惜乎老於遐陬不能爲時用也幸其嗣子克紹家學將大有聲從遊之士亦多自奮而成名東都之文風從此復振矣今其集中多有與余唱酬者宛然如昨日事白首獨存不覺撫卷而愴恨也

修山集序

士之爲學本於經術而經術有體有用性理者體也政事者用也體旣明矣苟非通乎古今達乎典章不足以推諸政事東國之儒明於性理者非不蔚然盛矣而獨於史典之學往往畧而不治故其致用於政事也或遜於中國之大儒者盖由山川限之也至於東方之幅員疆域典章故實尤當致意而漫然不之省焉余嘗病之今見修山李公遺藁學以經術爲宗而發爲文章兼治史學尤明於東方地誌上自檀箕三韓之遠下逮新羅麗濟之間其山川險易疆界沿革無異手撫而足躡至如肅慎沃沮濊貊渤海之窮

絕荒昧載籍難稽離合無常者率皆旁引曲證縷分
絲絡如合璋而知珪連袂而成衣粲然羅列於目中
其用功之專且博何其偉也余嘗爲官於西北兩界
畧聞江外地形以四郡之空棄厚州之久廢先春碑
之未尋爲國家之缺典亦有仰徹於黠纒者近幸四
郡漸入疆理厚州已設鎮戍而惟先春之嶺邈然若
秦山楚水置之度外聞者皆以爲迂覽公擬書三篇
志意犖然相契胷中爽然如有得也其識慮之遠力
量之大非近世士大夫所及而白首沉屈棲棲於下
邑以終寧不惜哉百世之後必有曠感而喜東方之

有人矣至若文章則議論正而地步高不數數於八
家軌範而經世濟物之意觸類而不可揜可見其學
有體用而施於爲政也紀傳表志諸篇質而不俚詳
而不繁得史漢之體詩賦雜著乃其餘事今不具論
不佞少從士友間熟聞高名而猶未及扣其所存今
公嗣子大諫君持遺集來求弁首之語讀其書不覺
茫然自失益恨其並世而未遇知音也

芝溪集序

周室旣衰樂崩而詩亡雅頌變爲辭賦夸大靡曼之
語勝而天機之真性情之正遂不可見矣逮夫漢興

情門枕梨香竹年簪華君登
雙隻造德亦亨衢知有地低回
後但能天碧山鎮日有書
時對酒成舊而江南皆我
梅更出然

臺前款在

春士令公大兄清峯以之即正
六法運筆書定稿



沛宮大風之歌汾水秋風之辭氣像雄渾音節瀏亮復振大雅之聲魏晉以下歌行迭起承之以盛唐詩運於是乎大昌一自近體之作偶儷以爲工聲病以爲格學士大夫精神氣力局促而劇剗天機活潑之妙無處響像詩人溫柔之風由是摯索間有豪傑之才自出機杼而終不能合於雅頌之古至若東人之詩專尙近體雖稱名家大手率不過較短長於聲律鬪巧拙於態色古人冲和悠永之音漠然難見可勝惜哉友人宋德文隱居紫芝之溪志古而行簡脫畧流俗好歌詩慨然以古作者爲準不數數於繩尺而

音調曠逸自中軌律咀嚼乎盛唐精髓浸淫乎晉魏風骨其味腴而長其色蒼而幽昂然高視濶步一洗近世繁音短節于時小瀛洪聖幾屏樵洪載汝居紫閣之厓倡爲古詩與德文結詩社鼓吹乎風雅佚宕乎棋酒當世文士如申文初羅子晦輩聞風而競趨春花秋葉唱酬聯翩文彩風流照映京洛余常騎驢往就焉德文善草書聖幾喜鼓琴酒後輿酣醉毫淋漓豪絃低昂松風爲之助韻山花往往落席四座屬目擊節稱奇謂之詞苑勝觀如是者四五年聖幾遭西河之憾盡室下東峽社中諸彥自此星散歲壬子

余按西藩德文疋馬來遊滬上訪東明之舊蹟瞻箕子之遺像泛舟於朝天之石題詩於鏡波之樓留連數旬興盡而返及至乙卯余奉使如燕歸到鳳柵聞德文長逝又未幾聖幾與文初次第化去回眄往事如經一劫白首獨存俛俛乎無與語今德文之胤賢鼎收輯遺稿來請弁卷之語展讀未半老淚盈眶不忍盡帙付載汝編次部家務以傳後遂敘其門路之正興寄之高與夫一時風流之盛平日相與之深俾冠其首噫嘻其曾次之曠爽志趣之豪邁讀其詩可想其爲人後之覽者尙知余有布衣之知音也夫

帶方世稿序

吾東人才之盛必稱二南蓋其地靈亭毒殊異於他路也余嘗遵湖而南登瑞石月出之山涉鳩林之野放于耽羅之津觀其峰巒秀拔地氣明麗宜乎出瓌偉奇俊之士也在本朝則金河西柳眉巖奇高峰以道學尊高苔軒趙重峰金健齋梁佐郎以節義顯朴訥齋鄭松江林石川崔孤竹白玉峰以文章鳴其外名儒才士蔚然相望今見帶方崔氏世稿曰未能齋曰星灣曰砭齋曰鰲洲曰良湖三世五公節行經術卓然有立皆足以名世而惜乎經亂放佚不能各備

一家之體後孫蒐輯殘缺編成五弓以圖印傳噫其少矣然未能齋則以眉巖之門人學問純正見識超詣常以布衣抗章訟粟谷李文成之誣豫識汝立仁弘之奸名論伏一世星灣則值昏朝謝官歸鄉屏居田畝仁廟改紀始擢用之而丙丁以後不樂榮塗屢召不起進退一於正砭齋則隱居求志養德林下甲丙之亂再倡義旅當孝廟潛邸時以遺逸徵爲大君師傅及嗣位以甘盤之舊授以師儒之任謙讓不居終老丘樊鰲洲則以星灣之子世襲家學砥行講道固守東崗因漂海漢人聞中州消息慷慨泣下

作詩曰中州舊有十三省聞說朱皇保一隅四省全勝三戶楚孰爲江左管夷吾其志可見也良湖則以砭齋之子學主窮理才足經世爲儒宗所推惟此五公並興一家名德出處可以範後人而激頽俗則文章高下不足以輕重而况其論議之醇精風調之雅馴絕無浮華靡麗之音則亦可想見其人而論其世也良湖五世孫翊孝自帶方跋涉千里賫遺稿來求弁首之語良浩生晚而學淺何足以發揮潛光傳信後世而見今湖南故家凋零文風不振常爲之慨然永歎茲乃不讓而爲之序俾示南中學者庶有聞風

而興起者矣

完山崔氏族譜重刊序

大易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家人風象其和火象其明此處家人之道也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此譜牒之攸源也堯典曰平章百姓蓋謂百官之得姓者此族姓之肇起也逮于成周始立族師之官以掌其戒令下至春秋晉有欒郤齊有高國楚有昭屈皆以氏族爲重而漢晉以降稱貴姓名宗者可搜指數也惟我東尤重氏族粵自新羅六部大人共立西于建邦設都各得姓爲宗臣崔氏其一也崔有衆派

而貫完山者最盛稱三韓之甲族在隆慶中始有譜牒而世遠則難稽人衆則易漏本支益繁編簡隨增爰有萬曆崇禎庚申乙丑之譜焉皆因後承之賢者哀輯而辨證當世之名公鋪張而記述亦旣詳且備矣乙丑之後諸派又盛咸曰時可以續成蓋於羅麗之間文章名節磊落相望皆以完州伯爲祖而洎本朝有若判敦寧襄度公左贊成敬節公以忠孝清白兄弟聯武顯名一代有若遲川文忠公勲業蓋世明谷文貞公經術贊襄祖孫相繼傑然爲名相觀察使弘備大冢宰天健左叅贊寬亦皆高官聞人也東方

之望罕與爲比而惜其後裔寢微力不能改修遲川公冢孫郡守在修氏慨然發憤與其宗長守忱氏通告諸族合謀登梓而未及就緒今郡守之嗣子文顯克紹先志銳意經始求序於良浩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之道不外乎和與明和以通其志明以辨其類家人之卦盡之矣崔君勉乎哉

月潭崔公混年譜序

東方之儒學始倡於文憲崔公而傳於世者惟九齋之名而已其後世有名德而麗代文獻無稽逮我朝有月潭公官至二相爲國蓋臣而亦無論著之傳後

者只有年譜二卷藏于家今其遠孫永寬將入梓賈到漢京示良浩請弁首之辭謹按公生于 穆陵盛際登高科躋峻班言論事功必多表顯者而試就年譜中所載考之則其奉使皇朝也見緇徒之序右班却立不就闢異守正之論見稱於中國及入諫省也預言汝立之奸必至凶國至不容於僚席逮壬辰扈駕至興義驛事出蒼黃將有埋置 廟社主之舉公大言折之遂寢其議至丙申通信倭國也公抗言倭與我不可共戴天也今茲通使雖出黽勉權宜而號以通信斷然不可無已則寧稱以跟隨冊使也謹言

正氣至今凜然觀此數事可見公平生操守之正識見之高若夫會典請來之咨庚寅按獄之勞雖至於策名鐵券而在公猶為疏節也至於龍灣時書啓多有嘉謨遠猷而惜乎未盡施行良浩嘗述九齋碑若記雅慕文憲公倡學之功而嘆後承之寢微矣今於月潭公立朝之蹟亦可見文憲之遺風餘韻焉凡為崔氏後者欲法文憲盍先以月潭為師乎

耳溪集卷十終

耳溪集卷十一目

序

送關西伯蔡伯規 濟恭 序

送青巖督郵李輝伯 榮鳳 序

送趙士鼎 重鎮 之任平康序

送萊伯洪叔章 文泳 序

送從子樂游赴楸坡鎮序

送趙學士寬甫 弘鎮 之任康津序

送李學士穉和 致中 赴燕序

送舍弟明浩赴燕序

送具生允翼充書記赴燕序

送趙學士士受鼎鎮赴燕序

送李學士鼎運赴燕序

送尹侍郎渭老尚東赴燕序

送從子樂游赴燕序

送趙尚書爾真尚鎮赴燕序

贈蒼巖朴仲涵師海游金剛序

贈洪上舍聖幾相喆歸南陽序

贈湖南李汝元如樸序

鄭侍郎時晦周甲序

小瀛居士洪聖幾周甲序

耳溪集卷十一

序

送關西伯蔡伯規 濟恭 序

平壤檀君氏故都也檀君並堯而治後千有餘年而得箕子箕氏千年而德衰攘奪於衛滿戰爭於句驪叛亂於王氏又五百餘年而我朝興一三韓而郡縣之豐山洪良漢曰余觀平壤知風俗之本乎政教而不繫於山川也檀君之世其民淳如也有陶唐氏之風焉箕子挈禮樂而東八條行而彝倫敘有殷周之質文焉暨夫衛氏高氏王氏以後其俗尚弓馬饜貨

利不復知詩書禮讓譬如岐雍之地周用之則耕者
逸畔秦用之則婦姑反唇也余官於西者再望王儉
之故城履井田之疆畝想見檀箕之遺風而傷民俗
之不振也蔡公伯規以九卿出鎮平壤余喜西門之
得人而推本仁賢之所由起風俗之所由變以道其
行客有難之者曰關西國之鄙也北隣鞞鞞西接遼
薊實用武之國焉用文教余曰不然夫文者經也武
者緯也武不自武因文而競傳曰文能附衆武能威
敵言衆附然後敵可威也故晉文一戰而霸文之教
也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言先教化而後

武力也伯規好古而文矜大體志事功惟伯規可以
語此

送青巖督郵李輝伯

榮鳳序

士之處世也學修於己而名達於時然必有交遊以
揚之先達以推之然後聲顯而身榮苟非然者懷才
蘊寶槁落埋沒者相望也故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若是乎交遊之重也楊
山李輝伯少也才以童子遊京師學於清溪趙尙書
之門因與其諸子門生周旋藝業有聲所與交皆一
代豪俊當時輝伯之名傾士友間可謂遇於時矣旣

而趙尚書歿諸子門生次第登顯而輝伯獨阨公車寄食於太學年及五十而始決科向時所與遊者往往官大年高而已凋逝或名已顯而壽不永厯而存者卽沉屈無氣力於是世無知輝伯者而輝伯亦老且病無復當世志矣特以親在家貧無以養浮沉郎寮就斗升祿十年猶不遷官寧不悲哉余晚識輝伯愛其貌靜而志介泊然無所營每從容語少時交遊之盛文彩風猷邈然若前世事未嘗不嘯歎侘傺也今年夏鄭吏部敦夫掌銓選憫輝伯老而飢乃調青巖郵丞丞治駟之官也輝伯欣然不以疚執策而南

揖余求余言余傷輝伯少遊長者之門名聞士友而未獲推挽之力白首棲棲又未能一試其學於牧民而乃爲鬣者之長何其屈也然湖南國之冀北也子以牧民之術施之牧馬則馬誠遇矣輝伯竟不遇耶於其行也重爲之惜焉

送趙士鼎

重鎮

之任平康序

豐壤趙士鼎余少友也有文不第以蔭調爲郎入秋官上聞其名命取近歲獄囚傳爰讞判凡可例於後者條分以奏詳允稱旨上才之曰可試諸民社於是銓授平康縣時尊大人諫公年八十尚康茂

士鼎將與而之官余往送之喟然歎曰世之養親於官者孰不曰君賜也國恩也夫豈有如君家者乎始尊公之謫海上也十年無還期惟聖主明晰而仁燾之湔丹書還官籍論者謂公之秉心忠謹必爲神明所佑而抑士鼎之誠孝有以感格也公歸數年少子公鎮登科備侍從推恩進公秩今年又以八耄增堵士鼎又蒙恩以專城養於是人咸以晚福歸公是何天道之篤於君家而聖主之陶鑄成就乃爾也此余所謂君賜國恩莫君家若也士鼎乎將何以報之余觀尊公鬚眉雪白兩頰如紅玉神貌不減

平昔是行也不獨山梁之膏石蜂之液日登於盤也且將採千歲之苓折三秀之芝放棹乎亭淵金沙之間與夫溪翁峒叟邀嬉酣暢歌詠聖澤焉士鼎亦推老老之意尊高年而問耆德率其子弟以興於孝悌於以廣聖人親親長長之化則豳民萬壽之觥將復躋於公堂斯可謂能子道與臣職矣平康小邑士鼎良士也余故告之以此不及於吏事

送萊伯洪叔章

文詠序

粵余壬寅冬貳賀正使如燕洪學士叔章實爲書狀其職檢一行凡舌官駟夫灣賈之從入者無得挾奇

王溪集 卷十一
貨于禁條有不如令大辱國小罹憲厥惟難矣叔章
簡以自持嚴以馭衆傳國書領宴賚外肅然無一事
於是日與余按圖誌採風謠訪古蹟悉發之詠歌于
以攄感憤之思忘羈旅之愁相得驩如也既還以善
奉使聞越一歲擢緋衣入銀臺選爲諫大夫尋又薦
授東萊府使萊東臨海與倭隔一水館而餽者嘗數
百伏我肘下如豢羣蛇然蓋重鎮也將行謂余曰行
者必有贈况公於我乎余曰唯唯子嘗犯冰雪躡山
海適萬里殊域矣今方內千里之塗何足以勞子亦
能仗尺節穿重關周旋於萬國會同之庭彼蕞爾鳩

舌之醜何足爲子憂乎雖然中國我所畏也我中國
所敬也苟禮以交斯無事矣惟倭敵我者也其性詐
敵則爭詐則多變往往騁夸辭競織利釁生於不圖
鄙乎不可易也惟簡足以服遠惟嚴足以折姦是子
之所能也抑或簡而疑於寬則慢嚴而近於急則激
子盍處寬與急之間乎叔章歛衽謝曰善哉言可服
也吾將左佩弦而右佩韋

送從子樂游赴楸坡鎮序

從子樂游居翰林五年朝夕左右不離前月以積勞
特陞六品階仍授楸坡萬戶帶史職如故將行伯父

酌酒以送之曰丈夫之生舉之以桑弧蓬矢示有事乎四方也爾自出身以銜命則曝秘史於湖南之赤裳城考實錄於江都之摩尼峰踰鐵嶺而宣諭書於咸州涉滄波而察饑民於喬桐以遷謫則海西之永康縣嶺南之巨濟島也今又手握彤管腰帶虎韞張蓋馳馱渡浪水跨狄嶺西北行二千里薄于婆瀝之濱爾年甫三十餘耳數年之間足徧于方域何其壯也又何其奇也然是職也不過撫戍卒守軍餉謹烽火譏非常而已此直一韎韋之事也豈上所以命近臣之意哉吾有一言焉夫楸坡江界之屬鎮也江

界之外有廢郡四焉廣袤七百里北隣建州東連三水蓋我西北之樞紐也國初置長吏收貢賦一自野人之侵掠空而棄之今過二百年矣清人之得志也悉驅其種落而入于關中鴨綠以北無復南牧之羣矣趙尙書啓遠南相國九萬國朝之名公卿也繼按北道倡議復四郡而朝論不咸竟未施行今又百餘年識者恨之余於去歲按關西備聞其土肥而水深百種皆宜貂蓼之富甲於國中故採民情圖形便以來矣今爾官守與四郡接赴防之地又在茂昌慈城之間爾須籍記其山川道里生理物產瞭然如示掌

歸而奏於香案之前倘蒙上契 聖心斷然而張設
之直抵虛項之下厚州之墟則 祖宗之疆履始復
西北之人烟相望不費一矢而坐闢千里之壤其視
開拓六鎮之功難易果何如也夫如是則爾之奉使
庶無愧於相如之諭蜀唐蒙之通西南夷也爾其勉
之

送趙學士寬甫

弘鎮

之任康津序

士大夫立朝從政有升有沉沉者謂之屈升者謂之
伸然物有乘除時有利鈍升未必常伸沉未必久屈
自古名公賢士多從阨窮而奮跡險屯而致亨故孟

子曰困苦拂亂增益其所不能誠哉訓也余於吾身
亦有親驗者焉曩歲丁酉獲戾清朝貶北塞之孔州
孔我東之極邊濱海靺鞨之墟魑魅之窟也三春無
花八月見雪衣無繡絮食惟黍麥余時年近六旬既
不能其風土又無醫藥以濟之然閉戶窮經遇境賦
詩曠然不以外物累心於是貌日益豐氣日益健二
年之間髭髮勝昔述作盈篋至今受用不匱斯蓋造
物之勞我以形而 聖主之玉汝于成也趙學士寬
甫不偶於時以弘文應教除康津縣監跡似左降而
恩出特授盖付以僻遠之邑試其盤錯之才也愛寬

甫者惜其垂老而賢勞余獨喜其勵晚操而酬國恩於此行卜之也夫康去京不滿千里視孔州減三之一也戶按七千之富地擅魚稻之饒橘柚之包竹箭之材比諸北塞不毛之土不可同年而語也惟是貢賦之重獄訟之繁頗費撫字剗理之勞然而則寬甫優爲之矣余之所勉者以吾之得於孔者望寬甫焉余嘗以運穀耽羅奉使至康海之間登堦率菴望漢拏之烟遊萬德寺見金生之筆土地膏潤百種早熟山無豺虎樹多冬青信乎南方之樂土也寬甫開門而聽民事閉戶而讀古書推其所學試於爲政威

惠並行官民相安得近臣牧遠氓之體則訟庭如水優遊自適於是乎文章日益富識見日益精胷中必有充然而自得者矣他日報政而歸出爲世用譬如馳輕車行熟路沛乎其有餘何試而不可也吾將拭目以俟之

送李學士穉和

致中

赴燕序

天下之遊三有足遊者有目遊者有心遊者策駟而往憑軾而返問山川不知險要問城邑不識虛實問謠俗不辨同異是遊足而已察險要審虛實別同異斯善矣猶限於目也視野知都視民知教見禮而徵

治亂聞音而卜盛衰者以心觀也東使歲一至中國
大抵多足遊焉目猶難矣况於心乎李穉和以檢行
適燕吾知穉和識周而才敏其遊之不以足審矣然
無徒恃目而聽於心古之使於他邦者非直專對爲
也若季子之觀風子貢之觀禮卓矣其次惟覘國乎
善覘者明乎幾而已

送舍弟明浩赴燕序

燕天下之北鄙也在虞夏爲幽州幽之言昧也陰也
共工之所流也周封召公未嘗就國春秋之時不得
與中國之盟於漢爲北平於唐爲范陽稱障塞之地

洎乎石晉獻之契丹逮有宋而不能復焉遂爲夷荒
之邦金元之取中國也因以爲都者近其巢穴也倚
其兵馬也非帝王宅中圖大之義也大明 高皇帝
起江南收河北定鼎金陵居 成祖於燕者蓋以遠
之也及 成祖靖難遷都于燕特以興王之地起懷
土之戀乃非宏遠之謨也夫漢都長安歲輸山東粟
率三十而致一故多以關中取足焉况燕之於江浙
近萬里而遠哉不過百年民力竭而天下困終至於
流賊起而邦命蹶識者論明之立國失在遷都豈不
信哉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邦畿千里維民

所止治道之汗隆風俗之淳澆斯繫焉唐虞三代之
盛尚矣漢人之文樸而雄唐人之文典而華宋人之
文達而馴見其文而知其俗皆得中華之正也若皇
明則不然士重氣節而少敦慤退讓之風文尚奇俊
而無淵深悠永之音其稱名家鉅匠往往有擊筑悲
歌瞋目叱吒之象又下者直僻盪衰幻蠱人心而敗
世教耳此豈獨治道之失然也亦由建邦設都偏於
北鄙故也孔子曰衽金革死而不悔北方之強也蓋
譏其遠於中和也今之京師因明之舊者非因乎明
因乎金元也說者乃謂燕之地形爲天下首所以居

重而馭輕也然則七國之時燕最弱不能與齊趙抗
者何也或曰夷狄之亂華久矣中國之憂常在北方
故建都於此以壓之是又不然宋之亡新法也明之
亡流賊耳何罪乎女真何係乎建都乎余故曰繼此
而有王者作必不復都於燕也吾弟以書狀官赴燕
人皆喜其壯遊余獨曰燕非中國也乃天下之北鄙
也所可見者城闕之壯麗民物貨財之殷富而已謂
之觀風上國則未也况今之燕非昔之燕衣冠乎哉
禮樂乎哉吾復何言聊敘燕地本末以贈之者將使
天下之人知燕非帝王之都而重有惜於 成祖皇

耳溪集 卷十一
帝也

贈具生允翼充書記赴燕序

中國一耳北胡謂之漢東人謂之唐何也漢自武帝威懾匈奴至孝宣而稽首入朝積畏約之久故今之去漢遠矣而尚稱華人爲漢人東自新羅始通中國當李唐之盛李勣蘇烈嘗以王師助平麗濟真德女主獻織錦之詩編於唐詩金雲卿崔致遠諸人賓貢仕中朝與一代文士上下頡頏東方之文風於是興焉故至今呼中國爲唐以至書畫錦綺器什驢羊之類皆姓以唐而珍玩之不已歷五季宋元明而莫之

改夫豈無所本而然哉是故我東之文最長於詩而皆祖於唐具生允翼東人之志於唐者也從吾弟之燕余謂之曰子欲見唐乎唐不可見矣自宋以降無復開天之風况今之中原乎然是行也路永平之府過昌黎之縣有峰尖秀如筆屹立雲霄之間其下卽退之先生故居也是嘗起八代之文繼風雅之音者子其爲我酌一盃於其墟千載之下尙亦有冥默而相感者乎

送趙學士士受

鼎鎮

赴燕序

曩也吾弟使於燕歸謂余曰嘗聞西士之言中國在

天下如掌上紋今以我東視中國亦猶是耳然彼之遇我特殊館之上舍班於列國之上餼廩之豐僨接之謹無異待友邦無求不獲無弊不省豈以我禮義之邦歟余笑曰然不惟是也余嘗宦遊瑟海之上頗悉女真本末其先悉起於我北鄙完顏氏之祖嘗臣附於麗惟清人之始卽長白一部落耳常大邦視我慕而懾者久矣及其據有遼瀋也亦不敢加無禮於我若夫丁卯之役屢求遼與宋之交而已乃丙子之搶則我不能自強而輕挑釁耳非彼故逞欲也今雖蒞中土而撫四裔雍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袵我則

冠裳自如其待之也內而不外賓而不鄙者豈有他哉嘗見今天子述其世有曰聖祖發跡於三韓蓋不忘本也是歲皇帝壽滿七十覃恩海內朝廷遣特使賀趙學士士受充檢行將西徵言於余余以告吾弟者告之曰子知我之素重於彼者乎夫豈有所畏哉是慕禮與信而已春秋之際大國環小國而不敢躡曰上下有禮也三軍壓境而詘於一言曰要之以信也故交隣之道莫強於禮莫鞏於信知此則使於四方而不辱行乎蠻貊而有裕矣士受內貞而外莊貞者信之質也莊者禮之幹也以是將之殆不失其所

重乎使重則國重矣

送李學士

鼎運

赴燕序

東方之於中國裔也國小而壤褊廡比一大郡而猶能秉禮義崇文教中國之人以是重之今天下冠裳揖讓者獨我東耳於是東人亦自喜遂有輕中國之意往歲余使於燕入其境見其風俗之變遷衣章之詭異不覺黯然而傷愴然永懷也然徐察其規模之大法度之嚴與夫利用厚生之具猶有先王之遺制焉余於是始知大國未可輕也及東還李學士公會自西州迎余於龍城問余以中國之事余以所親見

者告之越二年甲辰 上冊元子正儲位遣使告慶公會選檢行將西余送之曰於子之行可見周禮之獨在東矣夫周人之禮莫大於豫建儲所以重國本也故成王在襁褓使士負之端冕見于南郊我今行之矣彼中國未嘗講是禮虛國本而不定人心無所係教養無所施豈不謬哉中國之人見子之來必曰懿哉東國之行古禮也又曰大哉東人之重國本也太史書之策曰某年某月朝鮮遣使告建儲云爾則是近世中國之所未有也孟子所稱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者在是行矣向所云中國之重我者於是益驗

而我所以輕中國者未始過也子之歸又以所親見者告我

送尹侍郎渭老

尚東

赴燕序

余於曩歲西遊中國求見清人之文十數名家皆學粹而辭潔有宋人之風不比明季之靡詞短節信乎文章與時盛衰也然壹惟夫其氣輕揚而少沉奧之質其聲清泛而無廣賁之韻殊不見包六合臣萬國之氣象何也噫我知之矣夫中國主也夷狄客也以客乘主其情怍以主遜客其氣懾故北人之詞內怍而外夸南人之詞腹懾而貌愉外內相揜而離其真

遠矣夫焉有堂堂之正氣汪汪之逸韻耶蓋自完顏奇渥氏之世所稱名儒傑士大抵皆然始知古之達者觀風而覘國聞樂而知時者良有以也友人尹渭老好文而志於古將使於燕余乃告之以此渭老乎行矣默而識之必有犁然而悟黯然而傷者乎

送從子樂游赴燕序

天下者普天之下也中國之地不足以盡之中國者九土之中也一州之疆不足以當之東使之賓上國者止於燕薊一方則不足言觀中國矣余於十數年來再奉使如燕山川之雄偉都邑之壯麗固已目飮

之耳至於先王之禮樂文章邈然無所稽思見衣冠
舊族中土名士與之激昂談論壬寅之行得戴衢亨
翰林少年魁鼎甲聲名甚盛而終未得接見顏色只
以詩篇往復而已及至甲寅再行大宗伯紀公頒賞
于端門余在旅庭之班望見其儀容清癯秀朗老成
人也遠不得越位語紀公亦數目我若有相感者然
及禮成而退送人致慇懃求見我述作蓋欲知東方
文獻也余謙讓不獲書示行中作詩文若干篇公大
賞之各製弁卷文以還其言歷舉中國文章之淵源
乃曰南宋以後古文亡有明三百年雖有一二作者

終未能上接墜緒近世文章則旁門盛而正脉微寥
寥乎不能大振謂余詩文暗合古人可驗正脉一支
獨傳於東國云余作書以謝之既東歸又以詩章文
房見贈意惓惓不已許之以海內知音信乎易所謂
同氣相求者也公號曉嵐河間人與我同年生年近
八耄精力康強今去吾行三年耳車轍尙留南宮之
外汝乃復踵舊跡紀公必欣然如見我矣汝乃爲我
問安否脩舊好噫汝與我相繼賓上國終未能履周
漢之舊都訪齊魯之故家覽吳楚之江山是可恨也
雖然紀公博學能文章負一代重名嘗持節窮黃河

之源躡崑崙之西遠過張博望舊轍可謂盡天下大觀者也見斯人聽其言論亦足比蘇子由大觀矣

送趙尙書爾真

尙鎮

赴燕序

天地之生久矣風氣日以闢土疆日以廣而唐虞盛際聲教四訖東止于海西止于流沙南止于交趾北止于朔方不過四海之內也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卽東國之北裔也成王致理越裳氏貢白雉卽今占城國地方也漢武時僬僥國入貢唐太宗時大秦國遣使獻經自是以降史不絕書元世祖明 成祖最用力于西北拓地萬里而逮于今日則土宇彌廣

入版圖者十有七省蓋生民以來所未有也夫豈威德遠邁前代而然哉日月之所照雨露之所養自然而致非人力所及也余再奉使如燕縱觀山河之大風俗之變奇書異服流入中土者目眩而神駭如荷蘭國使者羽冠珠履削烏翮爲筆磨木枝爲墨來獻寶玉珍器航海九萬里殆非負髮含齒之類也孔子曰書同文中庸乃稱聖人猶有所不知也豈非然哉因得見萬國來朝圖西洋之火絨布遊仙枕暹羅之火蛤子流金槍日本之海馬琉球之雙鵲紅夷之照膽鏡交趾之風燭如兔象天竺之飛虎紅猴七寸人

耳溪集 卷十一
瓌詭神恠非人間物也其視禹貢所列九州之產王
會圖之所旅庭果何如也此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
有而繼此以往千萬年又未知何國何物生生不盡
也蓋嘗思之天地一大器也陰陽一大匠也無遠邇
無小大氣萬殊而性則一日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
靡不同焉故孟子曰不知足而爲屨天下之足同也
何必物物而窮其理哉至若山川之精結爲異形靈
慧之才制作機巧究其妙識其名卽如張華郭璞之
爲乃非君子之所急祇以供一時之玩而無益於用
也今之禮部尙書紀旬宏博文章之士也掌春官典

屬國已十餘年矣與余論古今時變四方風俗爲言
嘗窮黃河之源過張博望之槎周穆王之轍矣今公
以東國宗伯賓于大邦當與紀公禮接于春官試問
近年海外幾國又執玉于大庭也周書曰珍禽奇獸
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識者自當知之

贈蒼巖朴仲涵

師海

遊金剛序

人皆有所好好之過而流於濫命之曰淫故饕者淫
於貨蕩者淫於色夸者淫於勢矯者淫於名皆德之
醜也惟山與水物之清者好之者非逸民則曠士斯
高於流俗矣東國有蒼巖居士者能詩而善遊屐遍

耳溪集 卷十一
名山水最愛金剛三入而不以足今年六十餘又將
疋馬遊焉世有笑之者曰是所謂淫於山水者也一
則適再則愉三與四則濫矣比之貨色名勢清濁雖
絕其爲淫一也豈非好之過之蔽歟余爲之解曰居
士達者也華且顯嘗三入吏部矣人不以爲淫於名
勢乃得淫山水名其淫是其介也豈但高於俗而已
乎夫以居士之介富貴利祿無足嬰其中而獨於金
剛也好之篤而忘其淫焉彼金剛者其天下之尤物
歟余未見金剛者也誠使一寓目焉其不從居士而
淫未可知也然居士之淫可及也其介不可及也居

士聞而喜請書以贈行

贈洪上舍聖幾

相詰

歸南陽序

天地有不滿故其生物也不全五行各專其功故物
莫有兩能角者去上齒四足者無翼夜明者晝匿水
行者陸廢物猶然矣况於人乎契之教不能爲稷之
播夔之音不能爲倕之工顏冉之賢而言語則讓於
子貢游夏之文章而政事則讓於由與求也聖賢猶
然况下於此者乎夫才與學性之所出而人之修於
已者也窮與達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修於
已者尚有能有不能况命於天者乎故才者未必揚

拙者未必伏慧者未必奮猷者未必黜自古猶然况後世乎南陽洪聖幾博學而好古善歌詩落落有奇氣嘗爲詩曰士皆巢許志誰與共四海觀其志可以知其人焉聖幾少舉進士年五十不遇窮無以爲家將退而耕於海濱其色若有不得者然余酌酒而告之曰吾子富於文而窶於財閔於志而阨於命所謂不兩能者也使子擇而居之其將以此而易彼乎吾知其必不肯也抑獨何慊焉然士有屈於前而伸於後有窮於身而達於名者是則吾與子俱不得而知也姑書此以贈聖幾名相詰自號小瀛居士云

贈湖南李汝元

如樸序

書曰六府三事允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三事者正德利用厚生也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蓋正德者出治之本利用厚生者制治之具也以三事理六府而天下平矣六府之序水居其首穀居其終者水爲生物之始而穀爲養民之源水與穀合而萬民遂矣故周官之制尤以治水爲重溝洫畎澮以導水川渠澤藪以蓄水凡所以養稼而備旱也然地形之高低有異天時之雨晴不齊不得以人力補其不逮聖王有作乃有財成輔相之政焉此水車之所由

王溪集 卷十一
興也孟子曰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引水之法其來遠矣周禮稻人蕩水均水之法
遠而不傳東漢以後始有龍骨之車以三四人之力
日灌數十畝駕以馬牛則其功倍蓰歷代用之生民
賴焉萬曆之季泰西利瑪竇熊三拔之徒入中國初
造龍尾玉衡恒升之車其制愈巧其利益博余嘗再
遊燕薊而北地無水田故未見其制只於皇城之內
得見救火之器一人轉軸水涌數丈可謂人工奪天
機也我國專尚水田而未諳挈水之法一有兼旬之
曠立視千頃之槁可勝惜哉今湖南李君如樸訪余

于漢京與之語有博物之識遂及水車之說蓋已用
功久而得其解者也庭有小荷池俾試其法則畧倣
龍尾之制一軸二樞圍以螺牆插水轉手下吸上吐
費一刻之頃挹數盆之水用麤知精以小推大斯可
謂盡其妙者也誠以此制頒之國中則可以變斥鹵
而爲良田值亢陽而占有歲矣其於足民裕國之術
曷可勝計經曰智者勗物巧者述焉又曰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其斯之謂歟李君桐岡先生之
子也家庭以經術相傳而旁及於利用厚生之法蓋
其學兼通時務而志於濟物者也於其歸書此以贈

之

鄭侍郎時晦周甲序

余年十六七時學舉子業有鄭時晦者長我數歲聲聞甚盛以詞賦大鳴於國庠余乃從之遊居則共筆研出而試場屋時晦才思絕人每拈毫命辭特出等夷余未嘗不茫然自失也當時所與遊十餘輩皆一代英妙不獨文辭已也志亢而才豪昂然以古人自軌其成就所至未可量也不幸十數年來相繼隕折得年多者不過三十上下厪而存者若而人耳天生材良不偶然而成立之難乃如是殆亦有關於氣

數耶時晦亦不利於公車中歲廢舉棲棲州郡間非其好也每與余相對說舊遊不覺悄然嘆吒也今年辛丑時晦距生年甲子一周余往賀焉時晦方爲東京尹病不就謂余曰少日朋儕唯君在耳不可無爲我一言余執爵而言曰士生斯世不患無才患無志不患無志患無年惟時晦有才有志而又得年天之與子也其視曩時諸子不旣厚且全乎是可以爲子壽矣然文章不能華國而後生誦其述作才術不得需世而四方高其出處其於遇不遇何如也余亦老白首矣行且休官從子於山阿水曲携壺賦詩以終

耳溪集 卷十一 一
餘齒則亦足以自樂矣請以是爲贈

小瀛居士洪聖幾周甲序

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六與十相乘而爲六十天干與地支交配而亦止于六十周而復始是乃天地之大數也故六十一歲謂之周甲蓋自唐堯元載甲辰至今甲辰不過六十九周甲矣以今人視唐虞之世豈不邈乎遂哉而數之以甲未覺其甚遠也由此觀之天地之運閱六十寒暑斯已久矣夫萬物之生皆受天地之氣而命之短長不齊朝菌之壽日月計昆蟲之壽春秋計草木之壽葑

閏計羽毛之族其壽遠不過十年惟人也爲萬物之靈得五氣之全善養而無害能合乎天地之數然而六氣伐其外五情戕其內於是乎短者多而長者鮮故人生六十始謂之壽列於五福之首顏冉之賢焉而不得焉賁育之勇焉而不得焉王公之尊而不可以勢取也陶猗之富而不可以力賂也惟命於天者乃能得之而人莫與爭矣然則人之得年至於六十誠難矣哉友人洪聖幾生於丁未歲今年甲子一周聖幾學古而不遇識者惜其窮而老焉余獨舉觴賀曰子之年得唐堯以後六十九之一可謂久矣得顏

耳溪集 卷十一
冉賁育之所未能得王公之尊陶猗之富所未能易
可謂貴矣豈善養而無害者歟所謂命於天而莫之
爭者也何惜乎其窮惟其窮所以全其天也余甲辰
生人也嘗謂唐虞之世去我未遠謂古人不可及惑
也今雖老矣請與子勉焉

耳溪集卷十一 終

耳溪集卷十二目

記

文憲書院九齋記

文會齋記

斐然堂記

四達亭重修記

芙蓉堂記

雙清亭記

君子亭重修記

太虛樓重修記

耳溪集 卷十二
映波樓重修記

聽鶯亭記

奮武臺重修記

鏡波樓記

得月樓重修記

大衍亭記

萬弩門記

耳溪集卷十二

記

文憲書院九齋記

文憲崔先生居海州講學授徒設九齋以處學者一曰敬業二曰進德三曰修道四曰率性五曰樂性六曰泰和七曰待聘八曰誠明九曰造道初學者先居敬業習六藝之文以次升于進德終於造道循序而進不敢躐等如周官造士之制於是士皆蔚然而興以需王國先生先生先於濂洛諸賢之世而獨倡聖學東方之人始知儒道之重其功大矣而至若修道率

性誠明等語乃中庸之辭也中庸之表章始自程子而先生乃以名齋而教學者則其深得聖人傳道之微言而暗合於程朱之旨如此傳所謂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去千有餘歲而若合符節者也豈不盛哉惜乎麗代文獻無徵當時所以傳授之法撰述之言皆無所傳入我朝當嘉靖乙巳慎齋周公世鵬按海西節建院于先生舊居俾諸生誦法而藏修焉先生之道幸而不墜於地凡我諸生入此院而登此齋者瞻其名而思其義敬修乎德業之基思辨乎性道之微一遵九齋之教則先生之道可以復明於世

而庶不負周公嘉惠後學之意矣先生仕高麗穆宗朝官至太師兼門下侍中爲時儒宗累世高官後孫尚居海州以文行相傳今將重修院宇以不佞猥忝山長來請記九齋次第謹書此而揭之

文會齋記

嶺之南山皆雄峻明秀土厚而水清其俗敦實好學無外慕名儒碩士磊落相望號稱東方之鄒魯友人李季真爲善州以興學造士爲先務旣修蓮桂堂以待鄉士大夫之遊於學者又建文會齋於其北以養諸生之肄於塾者供億旣贍勸課有方走書千里求

耳溪集 卷十二
文於余夫仲尼之門教人之術多矣必曰博我以文
又曰以文會友所謂文者非章句佔俾之謂也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修辭以明理立言以衛道皆是也旅
飲於是有獻醕揚洗之文焉合射於是有揖讓袒襲
之文焉討論觀習無非文也飲食與居無非文也會
必以文則其業不二不二則專專則有功善之士其
將斐然興矣余於今春叅知貢舉聚八路多士而拔
其英焉善之兩士中高第夫八路之賢才非不衆矣
乃於一邑得二人焉可以見善之多士矣季真爲政
於善甫三年耳作興之功乃若是耶季真少好學屢

與余爲文會今推其所學而施於一州宜乎其收功
之敏也南師古古之通人也嘗言曰東國文明之氣
聚於嶺南嶺南文明之氣聚於一善其言殆有徵矣
余於是爲善士賀

斐然堂記

主屹之南洛水之東山川磅礴而深厚名儒大賢蔚
然相望其業詩書文行其俗孝悌揖遜自古稱鄒魯
之鄉惟宜寧之爲邑地近南海去京師千里而儒賢
之所嘗游息忠義氣節之士往往出於其間夫何世
遠而跡泯民俗漸訛士氣不振流風餘韻寥寥乎無

耳溪集 卷十一
聞爲長吏者以簿書爲重催科爲能一切爲目前苟簡之政奚暇及於禮俗哉族姪樂綏得是邑二年衆弊悉舉慨然以化民正俗爲先就鄉校舊基建學舍十數楹簡邑中縫掖課試有法餼廩有常先之以通經導之以禮讓肄之以文藝士皆蔚然而興咸曰百餘年始見此事余聞而喜貽書而賀曰善哉政也斯可謂知所本矣夫學校者爲治之基也粵自虞庠夏序歷代靡不有學禮樂兵農皆於是出故治道之隆替人才之衆寡皆視學校而衰盛焉惟我國州府郡縣莫不建學而窮鄉僻邑名存而實不舉黨塾少砥

行之士里巷鮮讀書之聲奚有補於治道哉幸今聖人御宇治本教化命儒臣纂鄉禮合編又印五倫行實頒之八路使之家誦而人習三古之盛人皆矯首而望君於是時受百里之寄以興學造士爲已任使海隅蒼生咸蒙 聖人之化豈不美哉余乃命其堂曰斐然手書以贈之衛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者言學之成章必待乎裁之也裁者正也學不由正則流於偏故聖人之教貴乎窮理而擇善正心而修己以之事君從政以之親上死長皆由此推矣

後之人咸稱嶺右學校之政自洪侯始則吾宗亦有華矣奚獨爲宜民賀哉

四達亭重修記

洪於湖爲巨州宜其官居亭觀與地稱焉特以邑於野困於財太守之室偪露下陋冬不承陽夏不通涼又地大事繁每朝吏抱牒齊案署不停筆民盈庭呼噉耳聽詞口占判日未中而汗眩煩瘖醺如中酒雖強敏者已不堪矣古人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然後理達而事成誠哉夫如是故近歲守洪者率不能久於官或不半歲

而去奚暇達於治理乎余治洪之數月心懣然不樂步園之荒墟得廢亭焉曰四達問之老吏興廢之始對曰州有亭久而亡昔歲丁酉故叅判洪公牧此土卽舊址而楹之地雖舊功則荆也厥後或不修棄之十數年矣余蹶然歛襟曰噫公我宗叔父也自余南來竊聽於州人之誦論州先生之良必曰洪使君立大石郭門外屋而刻之曰洪公遺愛夫公之在州塵九月而民稱之至今五十年不忘其德政吏術必有可師而述者惜乎掌故無傳焉今於是亭也亦可知公之政焉雖余不肖無能爲前人役今睨其廢而不

修殆有罪焉乃傾廩易材亟命新之三旬而畢功歛者直毀者完罅者實汚者鮮於是荆穢壤斬惡蔓疏爲清池列爲疎林窈然而幽奐然而明乃四月丙午朔與客登而落之余謂客曰子知夫四達之義乎客曰是亭也宅夷而視曠高山在後流水在前風來西榭月出東雷其謂地之四達歟余曰非也客曰辭聽則達乎事貌聽則達乎情公聽則達乎遠理聽則達乎隱其謂政之四達歟余曰幾乎猶未也乃扣檻而歌曰亭之深兮孩者懷之亭之安兮耆者綏之亭大而敞兮寒者是依亭高而明兮憂者則夷客喟然而

歎曰遠哉志乎信如是也將施於東海而達施於西海而達施於南海而達施於北海而達此其所謂四達也夫余笑而記其言非曰余能蓋述前人之意也

芙蓉堂記

首陽館之南數十步有池數百畝池中架石起樓種荷萬本名之曰芙蓉堂制作之瓌奇名於國中余於庚寅春按海西節居首陽館遇暇日將登覽焉於是轎人進輿驛夫張傘州吏設席武士執戟傳呼扶擁一府譁然皆動令人耳聒而心煩足未及樓而興已十八九損矣由是欲登而止者屢率不過月一再登

王漢集 卷十一
心歎焉不快及夏時雨降池水方盈荷葉始展民緣於畎畝獄訟稀簡州郡無事風暖日永無以遣懷乃立約營中曰凡刺史不時登芙蓉堂將士吏卒毋得從非公事毋敢輒入即使童子一人奉印在前侍妓數輩抱筆硯琴書躡後翩然曳履而出登樓顧盼左右虛無人獨與清池綠荷蕭然相對命觴賦詩偃仰逍遙甚適焉有公事則理之有民牒則聽之事亦不廢而心未嘗不閒或竟日而歸每月明則往焉雨則往焉有佳賓則往焉一月強半在此堂矣有時命小艇琴一張笛一雙搖曳滂洄於紅藕翠葉之間微風

乍起香露拂衣彈水仙之操歌採蓮之詞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虛出塵之想信可樂也不知前日之遊於是者亦有此樂否後之繼我而來者又不可不知此樂也遂援筆而記之以備碧城故事

雙清亭記

海西無佳山水唯碧城環山臨海有樓觀之勝觀察使居焉置通判佐之理民事地近而職親每於公餘簡禮數從容如賓僚焉庚寅余以節鎮碧城韓山李大之爲通判居數月政多暇拓政事堂之東起小亭鑿池種蓮植碧梧數本養白鶴一雙鳴琴揮毫其上

耳溪集 卷十一
余聞而奇之携酒而就焉飲少酣大之請亭名余命
侍兒磨油煤翰林風月染象管大霜毫書雙清亭三
大字使揭之大之請其義余曰環是亭者無非清也
試言其大者負龍首之奇峰帶睡鴨之澄湖此山水
之雙清也東有首陽之山前瞻孤竹之祠此節義之
雙清也架石爲臺環臺爲池是池與臺雙清也挹水
中之香聽月下之唳是花與禽雙清也富矣哉亭之
清也大之曰凡此數者清則清矣皆外物也獨不及
於飭已治民之方何也余竦然整襟曰善哉問也子
可與言清之道矣夫清者氣之精也天得之而形水

得之而明人得之而靈以之治心則欲淨而理全以
之治躬則氣和而行潔處乎人則嚴而信居乎官則
愛而威故清者德之府也名之寶也天下之人莫不
敬服百世之下想其風聲大哉清乎物莫與之爭矣
然余於大之之間竊有異焉子之大父侍郎公以清
名苦節伏一世遺風至今凜然使饕夫介而黷俗貞
子之家庭有餘清矣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子能以侍
郎公爲師律身而莅官惟祖武是繩則清不可勝用
而世之人亦將曰李氏之祖與孫雙清矣今乃求益
於余何也

君子亭重修記

鹽州之南有大澤焉曰臥龍池廣輪萬武橫長盤屈如龍形故名或曰有神物居之每冬耕冰而占荒穰當池之東北有亭曰君子池大而多蓮蓋取濂溪子之說也庚寅春余觀察海西居數月鹽州守李士秀有書來曰南池之有亭殆百年矣去辛未相國崔公錫鼎守茲州既大滌是池推餘力修斯亭民至今頌之近者圯且廢實守土之責經之半歲而始完敢乞一言之記余聞而喜報書以賀且曰記者敘其實也余未嘗登斯亭第俟之未幾有特旨濬南池余卽發

檄海延白平金五邑守剋日會于南池行近池七八里忽聞異香自南而來往往觸人鼻口余恠而問之從者對曰此南池之香也神精已爽然矣及到池登高岸周視指畫分授使各調民趨役已乃置酒于君子之亭時荷花盛開彌滿十餘里深紅淺白掩映交加爛如鋪錦明若蒸霞令人目眩而心醉坐少頃渾覺衣衫酒食皆有香氣浸浸然與之俱化始信濂溪之所愛異乎人之愛也余乃舉觴而屬主人曰是池之墜今幾年亭亦隨廢復得賢太守而重理濬池之命適在此時殆若相感者然物之廢興庸詎非數歟

濂溪之說曰中通外直香遠益清夫中通者心之虛也外直者聽之公也香遠者化之行也心虛故聽自公聽公故化自行君子之道如是而已今子之爲政無乃有味於斯歟宜乎作是亭之主而無愧於是花矣昔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吾將坐芙蓉之堂誦周子之辭推君侯之政施之一路則於記斯亭也又可以無愧矣

太虛樓重修記

黃州之館有太虛樓架虛爲梯不設窓闥弘敞高明雄於西路舊名廣遠樓皇明詔使朱之蕃易之以太

虛手書以揭之庚寅余仗西海節行屬部二年之間凡三到黃到輒登太虛樓置酒賦詩江山猶夫昔日而皇華舊跡邈然如浮雲之過太虛俯仰感慨徘徊而不能去但見頽簷敗檻荒落欹危又懼夫樓之不能久也余解歸之明年知州李久之割俸而新之稍拓而廣之徵文於余余聞而喜曰太虛國之名樓也華使之所眺賞形於歌詩聞於中國其成毀存亡足以覘國力之虛實關治象之豐凋則久之之功不可以無志客有笑之者曰久之之用心誠勤矣然盈虛者理也廢興者數也自有是樓以來或燼于火或毀

于兵或騫于風雨鳥鼠曾不能數百年長存從今以往可知已淹速有時同歸於盡何事於文爲余應之曰子知夫太虛乎萬物皆出於虛而入於虛虛者實之根物之終始老氏以虛爲無佛氏以虛爲滅皆非知虛之妙者也天虛而雲行焉谷虛而風生焉淵虛而水湊焉地虛而樓興焉樓虛而人遊焉虛以受之實以形之一虛一實變化生焉是樓也本起於虛其毀也卽返於虛樓雖毀而虛未嘗變譬如樓之閱人去而樓在也然因樓而地益彰因名而樓益顯因文而名益傳文亦不可無也余覽地誌壬午黃岡火樓盡灰獨扁額飛落池中若有護之者然異矣哉今余之文未知孰與朱之筆其托於太虛一也蓋太虛者不與樓存亡也

映波樓重修記

海之西皆墳衍廣斥而獨瑞之爲州環山而臨水映波之樓當客館之前有清曠之觀然州居直西之衝往來車蓋轂相摩也爲吏者疲於送迎困於消餼未知有山水樓臺之樂焉故是樓也頽之久無或修者德水李士秀自鹽州移是邑不半歲而樓已新蓋翼然而高奐然而明矣夫映者明之交於物也水之性

耳溪集 卷十二
內明故受物之映天之映以虛山之映以翠日月之映以光樓臺之映以麗草木之菁蔚羽毛之文章各以其形交焉然波定則其映也專波撓則其映也散專則真散則變真與變而盡物之情矣心猶水也政猶映也心正則政平心煩則政厖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其斯之謂歟士秀在鹽州嘗濬南池治湖亭余時按是道爲文以美之今又走書而告樓成非有得於觀水者何其好之篤如是也夫爲邑者其志在興利修弊其樂在山水樓臺是可以知其政焉是可以知其人矣

聽鶯亭記

余於曩歲宰江東築大堤邑之南以距水患植柳以固之名曰萬柳堤後十二年庚寅尹學士賓卿乞養得是邑三年而政成寓書於余曰邑有萬柳堤以來江之東無水害居民日以繁室屋相比堤上之柳皆連抱而垂陰居者遊焉行者休焉泮澗者往焉漁釣者往焉春以踏青於是夏而鞦韆於是蔚然成富庶繁華之區邑之操弓之士設射場於堤下張侯樹革分曹角藝武技浸浸乎競矣不佞莅茲邑增築外堤近五百武益聚石種柳以衛堤今春又建小亭於其

王濟集 卷十一
傍作爲鍊武之所課能否立賞罰以勸之名之曰聽
鶯鶯性喜柳聞鶯聲而知其爲柳堤也邑人皆驩然
頌太守功不佞曰亭之成雖在今日堤之築實自洪
侯吾安得專其美將書其事以永詔邑人惟子言是
徵余執書而歎曰善哉子之政也夫牧民之術莫大
乎興利而除害子旣增堤栽樹而水患除矣作亭肆
射而武力興矣江東地近西塞自古稱用武之邦其
治宜上武余嘗有志而未遂今子之爲可謂得其要
矣又善乎名其亭也夫鶯者黃鳥也詩云緜蠻黃鳥
止于丘隅言安其所止也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言和其族類也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能擇其
居也使州人之登是亭者相丘隅之止則思安其分
焉聞嚶嚶之音則思和其羣焉見喬木之遷則思處
仁而徙義焉三善得而民風淑化民成俗之道自此
基矣奚但興利除害而已子路之稱爲邦曰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殆庶乎請以是記

奮武臺重修記

平壤國之西京觀察使兼節度使統四十二州六十
四鎮水陸軍民皆屬焉其地則西接遼薊北隣靺鞨
舟車之所會財帛之所湊甲於諸路屹然爲雄藩大

都城設五營中營大將臺居中央據高阜俯臨城
內外十里最得地利焉臺上屋八角重楹穹窿軒豁
爲元戎建牙發號之所余於辛亥仗節西來登臺而
覽焉棟桷騫欹門垣崩摧左右支拄殆不可久坐余
爲之慨然曰此豈可示軍民耶亟謀修之屬年荒財
訕未果粵明年四月乃鳩材貿瓦卜日始事令幕僚
前府使尹壽民董其役匝三旬而功訖翼然而華瓌
然而壯邑之父老扶杖垂白而來胥噎噫咨嗟而稱
曰箕城之有此臺猶舟之有帆車之有旂爲萬人所
屬目者百年以來廢而不顧今焉復舊觀而增其麗

民不知役而樂其成公之功其與此城終始乎余曰
若曹之言只爲觀瞻耳我則謂箕城者直路之要衝
四方之綰轂負山帶河三面阻水城高而土厚粟多
而民衆天險有不拔之勢地形爲必爭之所檀箕開
國傳世千年句驪建都虎視三韓隋唐百萬之師曳
甲而風靡渤海肅慎之國稽首而聽命未嘗窺平壤
一步地豈盡兵強而將勇歟蓋地利使然也逮夫勝
國建爲西京以時巡幸而妖賊妙清趙匡之徒恃險
稱亂金富軾以宿將重望提十萬之衆聲罪伐叛而
不能薄城一戰迤邐西下絕其後援周年而始下其

險固之難犯如此我朝龍興天啓文明偃武而崇文
將相之臣狃於昇平不嫻戎事壬丙之捨棄城而逃
難以致一路瓦解敵兵長驅國之存者幸耳寧不痛
哉自吾來此修城隍繕廨宇練射砲翔連弩聚石植
木防水濬池以示緩急必守之計今築此臺豈直爲
壯一時之觀哉凡我軍民尙知余意相與效死勿去
爲國家障蔽以鞏萬年之基可也臺舊名集勝不過
道江山之勝而已今易以奮武臺手書以揭之書曰
五百里綏服揆文教奮武衛此去王京亦五百里有
奇

鏡波樓記

平壤爲觀察使治城中設五營掌兵馬辛亥之夏余
持節西來首問軍營處所將士對曰五營分峙五方
而惟左營毀而墟矣余慨然曰箕城國之西都左營
如人身之有左臂其可一日無耶亟令伐木燔瓦因
其址而拓其規危欄彩閣翼然而新不數旬而告成
余乃便輿往視營在泃水之西絕壁之上右隣練光
左瞰浮碧而大江橫其前明沙繞其外斜瞻酒巖之
奇秀下眺羊角之妍媚櫓聲相傳漁歌互答此則練
光浮碧之所共有也顧其背則十畝方塘潏灑於堦

底萬家閭井環圍於眼前凡一城之樓閣烟花羅列而拱抱此則練光浮碧之所未盡得也至若登城閱武之時左營將建牙旗鳴金鼓據胡床而臨譙樓指揮號令鷗鷺振飛魚龍奔躍於以助軍聲而張兵威宛然有臨江射潮背水出陣之象城郭增其壯麗江山動其精彩是者斯樓之所獨專也夫練光浮碧國中之名樓也各擅其勝莫能爲之上下乃斯樓介於兩間三分沮江鼎足而立若將爭雄而競長其品題之甲乙識者自當辨之矣噫自有是城已有是營而無人乎表章廢而不顧豈造物者有待而然歟余於

是手書其扁曰鏡波樓蓋沮水之流至此而渟洄澹澈似越州之鏡湖故名

得月樓重修記

得月樓者永明寺之前樓也永明寺在牧丹峰之下浮碧樓之左據沮江之上游抱乙密之高臺俯臨城中如揜喉而拊背欲守箕城者宜守此地所謂先據北山者勝也 肅廟甲午閔相國鎮遠爲方伯環牧丹峰而別築一城名曰北城募僧作隊置軍餉肆射砲以江東縣監兼北城將以領之 英廟己卯余知江東縣及冬赴平壤城操具橐鞬建旗鼓馳詣信地

卽永明寺也發號點兵無一負羽荷戟之士惟有數十緇徒羅拜于前余不覺呀然自笑曰天下昇平宜與爾曹念佛却敵矣不幸而有嬰城之事則雖使墨翟守之不亦難乎噫北城者箕城之喉嗑不守此城則是無箕城也前人設築厥有遠慮而制度未備徒擁虛名寧不慨然於是指陳形便申牒于方伯請設守堞軍時方伯閔右相百祥卽故相國之孫也意犁然相契遂陳聞于朝設置守堞軍二百使之赴操嬰城於是乎北城始可守而箕城爲完城矣後三十三年辛亥余忝爲方伯首訪故事北城軍雖存其號而

城操久廢闕額未充當時文牒與狀奏皆不載掌故後人無復知者幾何不廢壞渙散也爰搜家藏舊篋得報牒草本鐫揭于得月樓而是樓也亦欹朽頽剝殆不可久乃捐廩而亟修之奐然復舊觀焉從今以往爲方伯者庶知北城之不可不守而前人設施之功可按而遵也况斯樓宗兄判敦寧公實荆建而題其扁今於四十年後重修於余手其亦不偶也歟

大衍亭記

上之十六年陽月晦日親臨北苑觀射宿衛將士上御彤弓玉弣發五十矢連中四十九矢又再發五

耳溪集 卷十二
矢中大革小革無遺鏃摠五十九矢貫紅者過半將士皆歡踊呼千歲 上用宿衛故事賞賜有差于時別軍職臣金熾任肅川府使特下 御射畫紙賜亥囊一具以寵之臣熾載頌載榮馳詣布政司示臣良浩請記述而詔後臣盥手擎覽竦然而欽歎不圖聖人之能事一至於此也夫射者六藝之一於以觀德而威衆固聖王之所重而亦未暇從事焉歷觀前代非勗業之主鮮有臻其妙者惟我 聖上摠攬萬機貫穿羣書孜孜業業夜以繼日而乃於燕閒之暇旁通五射今此命中之多無異穿楊之百中此豈待

習而能哉盖 重瞳一轉如赫日之燭纖末莫逃玉手乍指若迅雷之奮芽甲自坼不假注擬弦開鵠迎於戲盛哉然五十之遺一籌非有過與不及也抑有以焉易之大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一而歸餘造化生焉此天地自然之數也今 御射之數泐然暗合夫豈偶然哉此殆 聖人之一動一運與天地造化同其功也惡可以藝言况臣職守西門奉承明旨興觀韎韐之君子思見兔置干城之才而 御射之紙適降於此地從此關以外千里超距射疏之羣風動而雲興請翹足而俟之熾聞而大

耳溪集 卷十二
喜將建閣而揭諸壁良浩手書以贈曰大衍亭竊比於河龍洛龜之圖云

萬弩門記

弩者天下之利器守城據險莫上於此而老弱婦女可坐而彈誠長兵之最良者也余於去年秋以關西節巡視列郡曾無一弩之儲夫以邊門用武之地戎器之疎畧如此可慨也及還營廣搜武庫舊藏有十矢連弩數十具可見古人陰雨之備良不偶爾於是分送于節度營及列郡之有城處使之按式造成今春巡察舉皆製置而惟寧邊守柳令孝源最多造而

益其巧每一機銜二十矢一彈連發遠或及二百步以此嬰城何敵不摧余爲之嘆賞焉夫寧之爲州列嶂四環壁立千仞天險保障甲於吾東號稱鐵甕城惟缺南北二隅厖容一軌而設門建樓以防之余登南樓其扁曰翫月名實殊不稱乃易之以萬弩門手書以揭之他日敵兵之來覘者可使逡巡而却走矣余嘗聞新羅有萬弩郡大角千金庾信實生其地夫新羅在三國地最小而兵最強終能混一驪濟而金角干爲之將焉名聞中國此豈直將得其人抑由於善用弩矢歟吾所以命此者竊願地靈之鍾復生如

角于者爲干城而壯國威則奚啻弩矢之利而已哉
凡後之守此城者庶幾顧是名而知所勉且爲邦人
祝焉

耳溪集卷十二 終



